

經部

樂書卷九十三

宋　陳暘　撰

孟子訓義

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

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聖人明道之象以制器即器之體以寓象非智至明不足以創之非工至巧不足以述之離婁之明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智之至明者也公輸子之巧能得意於運斤成風之妙工之至巧者也以至明之智創物而以至巧之工述之不能廢規矩而成方圓是規矩非出於方圓而方圓之

所自出者也述天地自然氣數而以聲通之謂之律聲之曲折而成方雜比而成文謂之音聖人推日以配音而以情質因辰以配律而以和音非聽至聰不足以達之師曠之聰能合乎八風之調聽之至聰者也以至聰之耳聽樂不能麽六律而正五音是六律非生於五音而五音之所自生者也蓋方圓之所成五音之所正必本於天性之聰明成於人為之法度然則堯舜雖有亶聰明作元后之道苟不資法度之

粗以為仁政其能平治天下使之各當其分而不亂哉傳曰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亦是意也今夫始萬物者道也非仁政不行繼道者仁政也非道不立堯舜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則所謂道者乃所以在之也堯典所言皆道所以在天下舜典所言皆政所以治之在之本也治之末也堯舜一道史之所言如此相為終始而已人君有仁聲仁聞猶離婁之有明公輸

子之有巧師曠之有聰也有仁政猶離婁公輸子之以規矩師曠之以六律也根諸中有不忍之仁心形諸外有足聽之仁聞固宜近有以澤天下遠有以法後世然且不足致此者非他不行先王仁政之道云爾有仁心仁聞而不遵先王之法謂之徒善有先王之法而無仁心仁聞謂之徒法齊王恩足及禽獸而功不加百姓其心非不善也而無益於政徒善不足以為政故也禹之法非亡而夏不世王其法非不美

也而無益於行徒法不能以自行故也苟主於中者有仁心仁聞之善而輔之以先王之法正於外者有先王之法而主之以仁心仁聞然猶其善不足以為政其法不能以自行自古迨今未之聞也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師曠之聰聖人之法不可廢於天下如此莊周反謂膠離朱之目天下人始含其明攦公倕之指天下人始有其巧塞瞽曠之耳天下人始含其聰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葢非一曲之

論將以復道之本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所謂規矩者正方圓之器也準繩者正平直之器也離婁之明止於目之所視而聖人竭目力焉則能內視無形而極乎離婁之所不能見師曠之聰止於耳之所能聽

而聖人竭耳力焉則能反聽於無聲而極乎師曠之所不能聞明雖足以極離婁之所不能視非繼之以規矩準繩不足以正方圓平直之器聰雖足以極師曠之所不能聞非繼之以六律不足以正宫商角徵羽之音昔舜欲作十二章之服以行典禮必命禹以明之察音律之變以在治忽必命禹以聽之以禹爲能竭耳目之力故也作服必覩古人之象審音必本於六律豈繼之規矩準繩六律之意邪彼其於器械

聲音之小者猶若是況宰制天下乎一海內雖竭心思以盡精微之妙如之何不繼以不忍人之仁政哉先王有不忍人之仁心斯有不忍人之仁政以不忍人之仁心行不忍人之仁政其兼愛足以仁民其博愛足以愛物凡在天地之間體性抱情者吾之仁均有以周覆之所謂仁覆天下如此而已周官天子執冒圭以朝諸侯圭以銳為用象天有生物之仁則其命之以冒者豈亦仁覆天下之意歟然於耳目言力

於心言思者蓋人以心為君無為以運其思於内以耳目為官有為以竭其力於外故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水之為物其出有源其行有委得其地則清非其地則濁清者為陽人之所尊也以之濯首飾之纓豈仁則榮人所尊戴之意邪濁者為陰人之所賤也以之

濯下體之足豈不仁則辱人所卑賤之意邪由是觀之水之性未嘗不潔而或清或濁非性之罪也異其所處以取之而已人之性未嘗不善而或仁或不仁亦非性之罪也異其所為而取之而已孟子有稱夏諺者有稱人有恒言者有稱孺子歌者蓋性命之理人所同然言或在道孟子取之

樂書卷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九十四

宋 陳暘 撰

孟子訓義

離婁下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

道德不散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仁義出於道德而為禮樂之體禮樂出於性情而為仁義之用仁者愛也其本在孝而其實見於事親則凡移之於事君者皆仁之華也義者宜也其本在悌而其實見於從兄則凡移之於從長者皆義之華也智之實在於知仁義而其華見於識禮之實在於節文仁義而其華見於威儀樂之實在於樂仁義而其華見於節奏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豈非智之實在於知仁義歟合父子

之親明長幼之序則禮制行矣豈非禮之實在於節文
仁義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君子樂之雖王天下不與
存焉豈非樂之實在於樂仁義歟樂以樂天為至仁義
則人道也故於樂特言樂斯二者而已今夫華者實之
所自出華無實則文勝質實無華則質勝文自堯舜
至於周其文質未嘗不彬彬也周道衰天下以文滅
質述墨氏兼愛之道如夷之而不知有仁之實述楊
氏為我之道如告子而不知有義之實其流至於仲

子離毋之不仁避兄之不義故孟子反仁義之華而歸之實猶物生之運春則榮華而去本秋則落其華而實之者也孟子言仁義之實以救當世逐末之獘與老子言道德終於見素抱樸同意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

人之性流通則生厭塞則熄樂出於性樂其所自生者也樂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

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樂之生也如此其可已乎故由事親之實至於仁腓天下由從兄之實至於義腓天下由智之實其大至於觀遠近由禮之實其節至於同天地樂之生不已而極於日新之盛則天機自動所造皆適足不知所蹈手不知所舞而有盡性術之變豈非真人之息以踵而天機發於此歟孟子言樂及於是亦歸根反本之意也詩序言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與孟子不

同者蓋詩序言情動於中而形於外則始而有終故先手舞後足蹈孟子言樂之生惡可已則終而有始故先足蹈後手舞

萬章上

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徒歌為謳永言為歌是謳則未免乎有意歌則適於心之甚可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者天與賢則與賢故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者天與

子則與子故也由是觀之帝王所為固未嘗有所容心一於順天而已故堯舜與賢而天受之先天而天不違也禹與子而天亦受之後天而奉天時也禮運以不獨子其子為道行而大同以各子其子為道隱而小康豈知孟子所謂均出天與之意乎然舜以聖繼帝而其迹晦人得而親之莫得而譽之故其言止於朝覲獄訟謳歌者歸之而已啓以賢繼王而其迹顯人非特得而親之抑且譽之矣朝覲獄訟謳歌者

歸之親之也曰吾君之子謳之也禮言必先其令聞

止於三代之王亦是意歟然朝覲獄訟者歸之非惟

舜啓爲然文王之時萬邦之方朝覲者歸之也虞芮

質厥成訟獄者歸之也下民之王謳歌者歸之也彼

其有天下之實如此卒不有天下者時而已矣

萬章下

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

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乾之為卦聖人之分也其位則直西北之維而於物

為金玉金者陰精之純而生乎西其材從革其聲始

隆而終殺聖人鏗之以為鐘以譬道之用也玉者陽

精之純而生乎北其材不變其聲清越以長而無隆

殺聖人戛之以為磬以譬道之體也古之作樂鏗金

以始之戛玉以終之聖人始則出道之用以趨時而

有金聲之象終則反道之體以立本而有玉振之象

在易鼎之六五資剛以趨變而其象為金鉉上九剛

實以不變而其象爲玉鉉金鉉象聖人之趨時玉鉉
象聖人之立本亦金聲而玉振之之意也易曰成言
乎艮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則始而不終不
足以爲成終而不始亦不足以爲成集大成也者金
以成德孔子集道之全以大成耶孟子論四聖人之
聲而玉振之者終始具故也葢金聲則或洪或纎所
以條理於其始利用之道也玉振則終始如一所以
條理於其終成德之道也伯夷伊尹柳下恵之行足

於成德不足於利用故能清者不能任能任者不能和孔子之行非特足於成德又足於利用故或清或任或和適時而已是金聲者孔子之事玉振之者伯夷伊尹柳下恵之事也以金聲為始條理則終未必不然以玉振之為終條理則始未必然是善終者未必善始而善始者未必不善終斯三聖所以善終不善始而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終始之也然大成若缺豈非能不自大故能成其大邪自制行之殊觀之三

聖未嘗不與孔子異自易地而處觀之孔子未嘗不與三聖同道歲也聖人時也以異而同而已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條則有數而不可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聖人之於道條理於其始則利用而不惑智之事也以譬則巧也條理於其終則篤於成德而不變聖之事也以譬

則力也力出於人而有極則發而有所至由射至於百步之外也巧出於天而不窮則至而有所中猶射中於百步之外也夷惠伊尹之於道能至不能中孔子則能至且中矣盖能至者射之善而能至能中者備其善者也能時能任能和者聖之善而能時者備其善者也射始於古至羿逢蒙然後善于中清任和行於三聖至孔子然後善於時豈非三聖立道之體道始于金聲而玉振之取諸存乎樂者明之終於巧

力之射取諸存乎禮者明之葢禮樂法而不說惟法也衆人共由之惟不說也天下之至賾存焉

樂書卷九十四

樂書卷九十五

宋 陳暘 撰

孟子訓義

告子

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聲為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於右其聲為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

左其聲為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上其聲為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下其聲為羽天數五奇地數五偶奇偶相資而五聲成焉蓋五聲之變不可勝窮也而師曠能精之故天下之語樂者其聲必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然耳之於聲天下有同聽焉必期於師曠者豈以其聰聽出乎其類故邪

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

諸外為其事而撫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有則髡必識之矣

外以內為本功以事為始故有諸內未嘗不形諸外猶之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也有其事者未嘗不撫其功猶之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也今夫善謳如王豹處於淇水而河西以謳相高善歌如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以歌相軋其樂心感之然也與韓娥為曼聲長歌而雍門善歌同意齊莊

公伐莒大夫華旋杞殖勇於死敵而三軍披靡卒沒於戎事焉其妻聞而哭之城隅為之傾國俗為之變其哀心感之然也與韓娥為曼聲哀哭而雍門善哭同意凡此皆誠之形於內而物應於外為其事而有其功者也若夫賢者之於國異於是其君用之則言聽計從道洽政治天下雖廣可使風俗同而如一家中國雖大可使心德同而如一人其攄諸內而形外為其事而有功豈特變國俗而已哉淳于髡徒知魯用公儀休子柳子思

之賢而不知繆公不師用其道疑之以爲不賢以明孟
子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亦如此而已豈智者之言邪

盡心上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
得民也

仁以善爲主善以仁爲用均是仁也有言聲之殊均
是善也有政教之異蓋號令之辭無非仁言也絃歌
之音無非仁聲也仁言則諭之以心而於感人爲外

仁聲則達之以實而於感人為内此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政之所發而可欲者無非善政也教之所敷而可欲者無非善教也善政以正之而於教為粗善教以化之而於政為妙此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詩仁言也於風俗則移之而未至於易樂仁聲也於風俗非特移之又至於易之也豈非仁言不如仁聲入人深之意歟善政則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善教則以善養人有致於服天下豈非善政不如善

教得民之意歟言之仁者猶若此況不仁者乎敎之善者猶若此況不善者乎然仁言仁聲之所施有及於貴賤故言人善政善敎之所施止於賤者而已故言民與孔子言節用而愛人又言使民以時同意

盡心下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舜樂謂之九磬禹樂謂之九夏之樂其奏必以鏞鼓

盖鐘鼓者樂之器而樂非器也鏗鏘者樂之聲而樂非聲也樂雖非器未始離乎器雖非聲未始離乎聲高子以禹有追蠡巳獘之鐘謂禹好聲樂為勝於文王是不知追蠡久而獘節奏久而絶非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也今夫城門之軌至於獘者非兩馬之力所能致鐘之追蠡至於絶者非一世之用所能致高子以追蠡論禹之聲是猶以城門之軌責兩馬之力其為不智甚矣由是觀之高子非特固於為詩亦固

於爲樂矣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莠非苗也類於苗而亂苗佞非義也假於義而亂義利口非信也託於信而亂信鄭聲非正樂也雜於樂而亂樂紫非朱也間於朱而亂朱鄉原非德也似於德而亂德凡此皆似是而非孔子之所惡也莠之亂

苗其實為易辨故佞與利口似之鄭聲與紫則亂雅
聲正色為難辨故鄉原似之揚雄曰太山之與螘垤
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亦此意
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其序與孟子不同何也論語以紫之為害
不及鄭聲鄭聲之為害不及利口故舜命九官先之
以夔之典樂繼之以龍之納言孔子語顏淵先之以
放鄭聲繼之以遠佞人其意亦由是也孟子以亂義

不及亂信亂信不及亂德其所主三者而已而苗莠朱紫聲樂特觸類而取譬者也其異如此

樂書卷九十五

樂書卷九十六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序樂　原律　備數

審度　和聲

序樂

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大師

掌六律六同以合隂陽之聲陽聲黄鍾太蔟姑洗蕤賔夷則無射隂聲大吕應鍾南吕函鍾小吕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由是觀之六律六同所以考五聲五聲所以成八音八音所以節六舞故先王作樂先之以律同繼之以五聲成之以八音終之以六舞則發諸聲音形諸動静性術之變盡於此矣然先王立樂之方先後有倫而不亂終始有彝而不變循乎道之序君子以成焉明乎樂之

序君子以終焉圖之以著制器之象論之以明尚象之意故先同律次五聲又次以八音而以歌舞終之此樂之大凡也大象無形大音希聲故五聲樂之象而非大象也八音樂之器而非大音也大象大音同冥於太虛之妙蓋將載道而與之俱矣庸詎不為樂之本歟今夫三才之道參和為沖氣五六之數一貫為中合故參兩合而五聲形焉參伍合而八音生焉二六合而十二律成焉其取數雖多要之會歸於中而已是樂以太虛為

本而聲音律呂又以中聲為本也昔伊耆氏實始作樂以謂土位中央而於隂陽為沖氣籥生黄鍾而於律呂為中聲始乎土鼓中聲出焉中乎蕢桴中聲發焉乎乎葦籥中聲通焉樂之所本如此豈不為天地之和人道之正也哉雖然樂本於太虚而聲音又本於人心人心居中以治五官非聲而所聲者自是而發而聲聲者實該而存焉是知心以情變聲以心變本乎哀心感者聲之變也噍以殺本乎樂心感者聲之變也嘽以緩至於

本乎喜怒敬愛之心而其聲之變也亦如之茍窮本知變則樂之情文得矣知其情者能作知其文者能述非深通乎本末者其孰能與此

原律

昔黄帝正名百物爰命伶倫自大夏之西嶰谷之竹取其自然圓虚者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黄鍾之宫取其竅之厚且均者兩節間也又制十二筩象鳳凰之鳴别隂陽之聲應十二中氣而律吕備矣此黄鍾所以為律本而律又為

萬事本也盖律以竹為管者天生自然之器也以黍為實者天生自然之物也以天生自然之物實天生自然之器則分寸之短長容受之多寡聲音之清濁權衡之輕重一本之自然而人為不預焉此中和之聲所以出而大樂所以成也今夫天地分位則隂陽升降清濁所以殊音也寒暑變節則四方列位聲音所以殊響也斗杓移指則十二月異辰律吕所以别氣也然律吕之制盖原於數度終於衡量其為數也始乎一二卒乎不可

窮則萬變之多可得而知矣其為度也始乎毫釐𥚃乎
不可圍則四海之表可得而揆矣為量則始自圭撮而
可以量江海雖元氣浩浩可測也為鈞則始自錙銖而
可以等華嶽雖坤靈磅礴可度也繇是知聲律之妙於
大不終於細不遺窮高極遠而測深厚造化不能遺其
功鬼神不能遁其情況其顯顯者乎古人嘗謂不出戶
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聲律之謂也樂苑曰律之為用
窮天地之聲盡天地之數播之於樂動天地感鬼神和

人心變風俗非至聖孰能與於此後世有作易竹以銅是以人為之器實天生之黍則分寸容受安得不差聲音輕重安得不紊乎若然求陰陽之氣効於律中和之聲効於樂亦已難矣

備數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聖人原數之始而以隷首作之變之以參伍會之以錯綜歷十二辰而五數備矣蓋天地自然之數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

大於千衍於萬未有不起自黄鍾九寸之律也列子曰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故黄鍾之律以九寸為度自一而始至九而究復歸於一而已一之為數數之宗也故以一益九而為十以十益九而為百以百益九而為千以千益九而為萬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衡其别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之以度而不失毫釐物有多寡受之以量而不失圭撮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而不失黍絫聲有清濁協以律吕而

不失五音夫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覩矣臣嘗考周禮大司徒九數之法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贏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揉正圓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苟乘以散之除以聚之伶倫爲竹管室灰爲候以揆百度未有不得數而有常矣先儒第弗深考反疑古數爲舛而以宋

祖中綴術之法為密真曰論也

審度

古者以聲為律以身為度故按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臂知尋推而變之而五度審矣今夫以子穀秬黍中者度一黍之廣九十分為黄鍾之長一黍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蓋所以度長短也具黄鍾之律不過九寸然物以三成音以八生以三乘九故二尺七寸而一幅以五乘八故四丈而一疋是始於分終

於丈五度之大凡也後世起度之法雖或不一然論分不過孫子之筭術蠶吐絲為忽十忽為杪十杪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論寸不過淮南子之劃粟秋分而禾劃定劃禾穗芒也律數十二故十二劃當一粟十粟當一寸論丈引不過漢銅竹之法漢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為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要之不出以身為度之意也周禮璧羨以起度而禮樂興焉然則先王作樂本之度數稽之齊量而舉得其中則樂之寓諸器數惡往而非中聲哉易緯有十馬尾為分之論是或一說也聖朝因

循唐令以纍黍之廣為尺調鍾律則晷景太祖常患雅樂太高詔和峴取王朴尺校司天監銅尺為短四分又出上黨秬黍令峴纍之按尺與銅表𡨋合由是峴論樂聲之高疑在尺短更用銅尺改定鍾石太宗詔李照修正雅樂以太府鐵尺為正比王朴尺長三寸比景表尺三寸六分後得河東秬黍大者縱纍之然後鑄銅為新尺質之古器惟晉荀勗新造者尤相諧韻可謂密切而有正也阮咸譏之誣矣

和聲

萬類殊形俱資元氣衆音異響俱會五聲聲非効律律以和聲六律六吕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是故宫為君不以律和之則其聲荒其君驕商為臣不以律和之則其聲陂其臣壞角為民不以律和之則其聲憂其民怨徵為事不以律和之則其聲哀其事勤羽為物不以律和之則其事危其財匱若夫聲以質情律以和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各安其五聲至於教六

詩又以六律為之音豈亦律和聲之謂而不相奪倫也
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意歟傳曰律明五義
法取和聲此之謂也莫非聲也有正聲焉有間聲焉故
其聲正直和雅合於律呂謂之正聲此雅頌之音古樂
之發也其聲間雜繁促不協律呂謂之間聲此鄭衛之
音俗樂之發也雅頌之音理而民正鄭衛之曲動而心
淫然則如之何而可不過乎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
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樂書卷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九十七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嘉量 權衡 絫黍

定尺

嘉量

右耳為合

弦一寸四分二釐三毫弦七分一釐一毫五絲深二寸員分一千六百二十方分一千二百一十五

左耳為升

弦三寸二分八釐六毫弦一寸六分四釐三毫深三寸圓分一萬六千二百方分一萬二千一百五十

上三
斛合升

升

合

其上為斛

方一尺深一尺二寸一分五釐圓分一百六十二萬方分一百二十一萬五千其容二千龠其重二鈞其斛中黃鐘

左一升在上而左

右二合在上龠在下而俱右也

斗

下一斗龠

其下為斗

方七寸七分九釐四毫深二寸員分十六萬二千方分十二方一千五百

龠其狀似爵

圓徑九分深一寸圓分八百一十方分六百七分五釐

古之為量權之然後凖之凖之然後量之則量之為器本於黄鍾之龠也孫子算術以六粟為一圭十圭為抄十抄為撮十撮為勺十勺為合蓋量之為斛深尺内方尺而負其外其實一斛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其重二鈞聲中黄鍾之宫黄鍾之管實千二百黍為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蓋其制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庣上為斛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象

其圓象規上三下二參天兩地之數也圜而函方左

右二陰陽之義也其重二均備氣物之數也合萬有

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聲中黄鍾之宫始之而反覆焉人君制器之象也春秋之時齊有四量始於豆區終於鬴鍾豈先王遺制歟（反斛聲中黄鍾覆斛亦中黄鍾仰為斛覆為斗）考工記載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由是觀之量所以為天下則者允臻其極而已此樂之中聲所假而出也極而論之五度起於黄鍾之長而禮之意寓焉五量起於黄鍾之龠而樂之意寓焉禮雖起於度而量實隨之故荀卿論禮必

齊以度量也樂雖起於量而度實兼之故樂記論樂必稽之度數也王制爲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廣狹不中量皆禮之所禁典同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十有二聲爲之齊量皆樂之所本是禮樂者道也度量者器也周公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者以其頒器明道於天下故也北魏斛大而尺長新室斛小而尺短皆不合乎先王度量則禮樂可知矣唐開元中將定郊廟之樂因出武延秀所獻銅律玉尺玉斗

升合以考金石當是時銅律已亡九管而正聲三百六十銅斛二銅稱銅甌十四斛左右耳與鬵皆正方積十而登以至於斛其銘曰大唐正觀十年歲次元枵月旅應鍾杰黍挍龠成玆嘉量與古玉斗相符亦可謂近古矣聖朝李照去絫黍爲龠之法而以水校黄鍾定律斗樂稱之量雖適一時之用其去古遠矣

權衡

權與物鈞而生衡所以稱物平施而知輕重本起於黄鐘之重也盖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有二銖然輕重生乎天道秋分劃定而禾熟十二劃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而倍之故二十四銖為一兩天有四時因而四之故十六兩為一斤三月而一時三十日而一月故三十斤為一鈞四時而一歲故四鈞為石後魏王顯達獻古銅權重四鈞此其遺制也故始於銖

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而五權謹矣傳曰太極元氣為黄鍾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日為一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由故劉歆論樂始於備和數聲中於審度嘉量而終於權衡也聖朝淳化中詔定稱法至景祐又取漢志子穀秬黍為之太宗淳化元寶錢造為二稱皆近古制李照制鍾律之管用六龠為合十合為升升水之重為斤十斤之重為稱然自立一家之說非古制也

絫黍

樂者天地之和律者道和之氣先王作樂本於黄鍾之律其聲本於絫黍之法今夫天降嘉種維秬維秠黍之秬者一稃二米天地至和之氣所生者也以和氣所生之黍絫中聲所成之樂必假度量權衡而爲之是聲之清濁度之長短量之大小權衡之輕重一本於絫黍而已隋文之時牽於縱黍之說卒莫能決迨平陳得古樂器迺曰華夏舊聲也信乎絫黍之難

矣聖朝李照以縱黍絫尺黍細而尺長胡瑗以橫黍絫尺黍大而尺短要皆失於以尺生律也房庶之法律徑三分容千百二黍蓋得周鬴漢斛之實其聲下今樂一律有奇本於以律生尺也由是觀之絫黍之法不在乎縱橫而在乎得天地冲和氣所生者也周得有卲秬黍而樂和漢得任城秬黍而近古豈在夫縱橫絫之而已哉隋取羊頭山黍定尺而不協律非地有肥瘠歲有豐歉也不得天地冲氣所生秬黍中

且真者而已　後漢任城縣産秬黍三斛八斗

定尺

先王作樂實始累黍黍真則尺定尺定則律均律均則聲調是故尺短則律短其聲清而益上尺長則律長其聲濁而益下要皆非中聲御瞽之所幾者也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白虎通曰商以十寸為尺周以八寸為尺故許慎說文曰中婦人手長八

寸謂之咫尺周尺也蓋漢用商尺周兼用之猶周禮以正月之吉為時王之正兼用正歲為先王之正也考工記嘉量方尺圓其外八寸之尺也深尺容一鬴十寸之尺也尺雖長短不同其出璧羨而用之一也（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周尺用其長兼用其廣深尺專用其長而已）降周迄唐第尺為十六等矣（周尺一也晉田父玉尺二也梁表尺三也漢官尺四也魏杜夔尺五也晉後尺六也後魏前尺七也中尺八也後尺九也東魏後尺十也蔡邕銅龠尺後周玉尺十一也宋氏尺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周鐵尺十二也萬寶常水律尺十三也劉曜渾天儀土圭尺十四也梁朝俗尺十五也唐官尺八寸二分十六也）後世以此

考天地陰陽定十二律真聲何異繫風捕影者邪嘗觀晉武帝泰始中命荀勗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尺四分有奇爰依周尺更鑄律呂以古器校之第為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强西京望臬微弱餘並符契時人稱其積密惟阮咸譏其聲不合雅後掘得古銅尺果長荀尺四分時人伏咸之妙漢章帝之時舜祠下得玉律度為尺與

古銅尺近同及蔡邕銅籥以銀錯識之曰黄鍾之管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千有二百自斯之外尺律受黍多少並與漢志不同至隋開皇初詔牛洪等議定律吕會平江左得陳氏律管十二吹之以定聲更造樂器髙祖與朝賢聽之曰此聲和雅令人舒緩華夏舊聲也其庶矣乎今夫律吕真聲蓋與陰陽流通若因聲定尺庶幾協律若據尺定聲無自而可繇前一十五等古尺校之惟宋朝人尺及蔡邕銅籥咸受千二百黍差與漢志

合同兼蘇綽尺亦相附會是知循聲定尺始可言律矣今聖朝景祐中李照宋祁李隨按協王朴律準高古樂五律禁坊樂二律太祖皇帝取京縣秬黍絫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下太常四律別詔取上黨秬黍定星杪為龠合升斗以興鐘鎛聲量之法去四清聲用十二律真曠世舉也比年以來楊傑復進四清之說變亂先王十二律之制釐而正之實今日急務也　缺新定大樂所用律度量衡以羊頭山秬黍十粒為寸十寸為尺其黄鐘之龠空徑三

黍長九十黍復為勺龠之量橫徑九黍長十黍高七黍共成六百三十分以黃鍾准水於勺龠之中平滿無差又以六龠之量為一合十合量為一升十升量為一斗其一合水之重則名比於一兩一升水之重則名比於一斤一斗水之重則名比於一稱以同律度量衡定鍾鎛之大小輕重也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歴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缺依數缺尺實於黃鍾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缺實於黃鍾之律不動而滿也

樂書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九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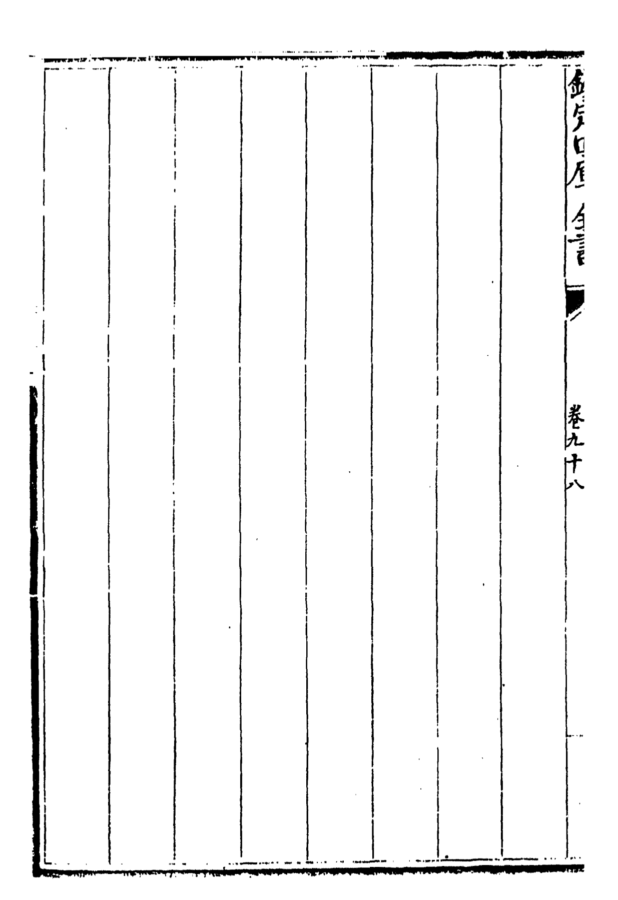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十二律

黃鍾　大呂　太蔟

夾鍾　姑洗　仲吕



黃鍾

黃鍾長九寸圍九分積實八百一十分三分損一下

生林鐘

先王制鐘鼓之器以謂鼓音革本乎陽者也故作而散鐘音金本乎陰者也故止而聚是鐘之為義非所以為種與踵也亦非所以為動也一於止聚而已揚雄曰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又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蓋天謂之玄地謂之黃坤之上六則建亥之月萬物莫不黃而殞矣陽氣潛萌之時也建子之月萬物莫不孳而生矣陽始生之時也故

十一月之律謂之黄鍾豈亦原始稱之歟今夫五色莫

盛於黄五聲莫大於宫故月令仲冬律中黄鍾中央土

律中黄鍾之宫冬則水王而土尅之是土之色待水而

後著律之宫待土而後成也國語曰黄鍾所以宣養六

氣九德也蓋陰聲六以大吕爲之首陽聲六以黄鍾爲

之首則宣養六氣者主陽而言也大吕之律八寸有奇

黄鍾之律九寸則宣養九德者主數而言也黄鍾之律

萬事之根本也故五數起於黄鍾之多五度起於黄鍾

之長五權起於黃鍾之重五量起於黃鍾之龠考工記㮚氏為量聲中黃鍾之宮則權衡數度中黃鍾之宮可知矣傳曰三倍黃鍾大如雷霆三減黃鍾細如昆蟲上下聲同是其真性然禮天神則奏黃鍾降天神以之為角召人鬼以之為宮者分樂而奏以之禮天神則迎氣祈報之時也冬至之郊降天神以之為角者以日一北而萬物生故也禘祫之祭召人鬼以之為宮者以死者北首故也梁武帝言黃宮音土也鍾羽音水也陽數得

五土數也處於坎水宫也生潤萬物莫過於水土故以黄鍾名之不亦迂論邪極而言之六律自黄鍾始六同自應鍾終黄鍾陽也其管大以長應鍾陰也其管小以短臣嘗考周官三宫皆以中聲為主故天統以仲春之圜鍾為宫人統以仲冬之黄鍾為宫至於地統之宫不以仲夏之蕤賓而以季夏函鍾者以土王六月為長夏足以全地統之中又非蕤賓所能盡故也豈非得尊無二上之旨哉先儒以黄鍾為天統大吕為地統太蔟為

人統謂是為三正可也謂之為三統不知奚據云爾

大呂

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分寸之一百四圍九分積實七

百五十八分四釐强三分損一下生夷則

六律以陽聲為主六呂以陰聲為主同於陽謂之六同間於陽又謂之六間劉歆曰呂旅也言陰大呂助黄鍾宣氣而芽物也蓋大呂以黄鍾為主黄鍾以大呂為助主則用事而旅則助之而已此國語所謂大旅助宣物之意也萬物紐芽於丑而大呂丑之氣也陽氣欲達陰執而紐之非所以干時乃所以助之也執謂呂有呂距之之意乎梁武帝曰大商音金也呂亦商音金也土金之

母也丑土金之墓也以二商建首故以大呂名之非通論也然則歌黄鍾奏大呂以禮天神而黄鍾為宫大呂為角以致人鬼何也黄鍾六律之首大呂六同之首其體敵其聲合故歌黄鍾於堂上必奏大呂於堂下尊黄鍾為宫必卑大呂為角以位而别上下以分而定尊卑則其聲同和而不乖矣故分樂以之禮天神旋宫以之召人鬼凡以神仕者冬日至致天神人鬼是天神同致不嫌乎律呂之同其所異者特歌奏宫角以别位分而

巳天人同以太蔟爲徵亦其意歟極而論之陰不極則陽不芽陽不極則陰不萌生陽莫如子而亥實芽焉生陰莫如午而巳實萌焉陽芽於亥逹而至於丑可名於大矣故謂之大吕陰萌於巳探端求之可名於小矣故謂之小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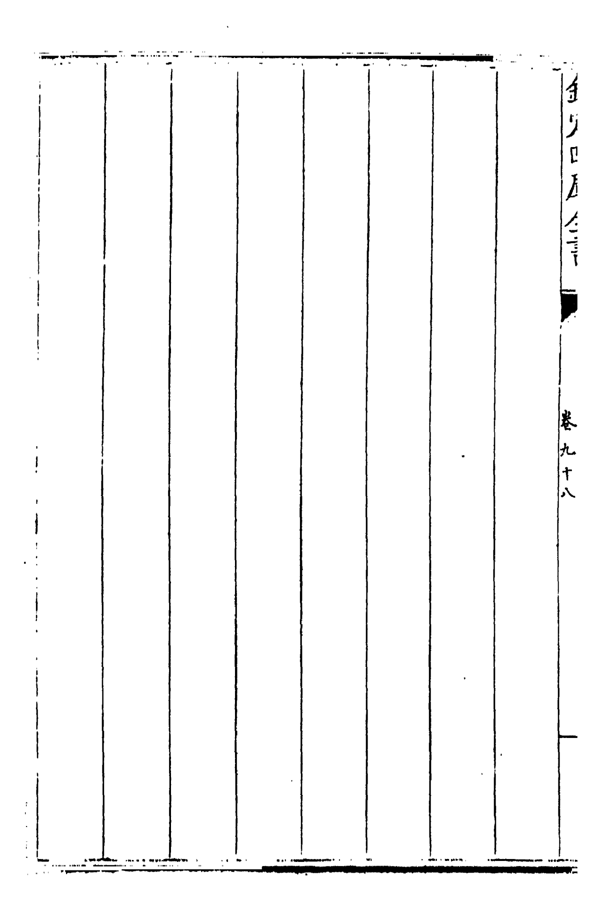
太族

太族長八寸圍九分積實七百二十分三分損一下

生南吕

一陽反為復則黄鍾者萬物歸根而方死之時也二陽大為臨則大吕者萬物復命而方生之時也三陽通為泰則太蔟者萬物並作而族生之時也劉歆曰太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豈非天地交萬物通之氣歟傳曰引達於寅太蔟寅之氣也萬物至是有向於卯而闢户陽出而上陰入而下凡負陰抱陽而生者莫不通矣孰謂寅若幘然邪國語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故

周官旋宫降神之樂天人均以之為徴至於分樂又奏之以祭地示者盖贊陽所以降天神出滯所以召人鬼禮地示也梁武帝曰太商音金也蔟徴音火也建寅之月金之出墓火之長生木之臨官土之傳氣水之合德皆在於寅故以太蔟為名是不知太蔟為徴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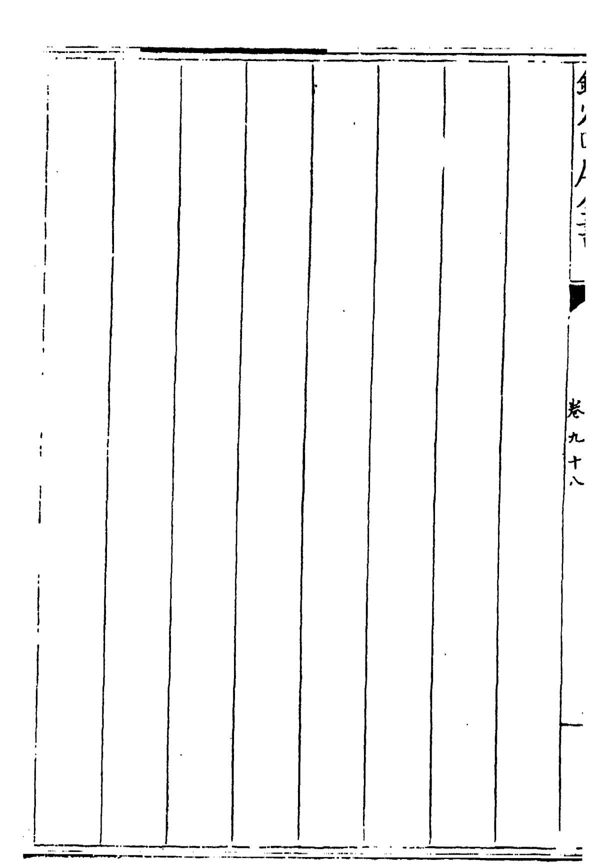
夾鍾

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圍九分

積實六百七十四分二釐三分損一下生無射

古之造鍾律律十有二宣十二月之氣也鍾有三象三才之運也人宮以黄鍾死者所首之方也地宮以函鍾萬物致養之方也天宮以圜鍾帝所出之方也傳曰帝出乎震於卯又曰二月為天門蓋圜鍾卯之氣也萬物至此冒茆而闢户天門之象也震則萬物由大途而出卯則萬物由天門而出圜鍾於時為仲春於方主規而已自其主規言之謂之圜鍾自其為陽中而左右夾之又謂

之夾鍾傳曰分爲二陽乃有夾稱國語曰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豈其意歟周官大司樂乃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歌天神以之爲宮禮人鬼以之爲徵天人同致故也與天人同以太蔟爲徵同意梁武帝曰夾徵音火也鍾羽音水也二月陰位也其氣陽也故有徵羽二音陰水類也故受鍾號是不知圜鍾爲宮之意也劉歆曰陰夾助太蔟而出種物司馬遷曰陰陽夾厠是又不知春爲陽中之意也



姑洗

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圍九分積實六百四十分

三分損一下生應鍾

萬物振美於辰而姑洗辰之氣也故其風清明其時季春萬物潔齊之時也劉歆曰陽氣洗物辜潔之也司馬遷曰萬物洗而生也或謂姑枯也洗濯也物生新潔洗除其枯改柯易葉也或謂姑故也洗新也陽氣養生去故就新也於義或然國語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大司樂降天神以姑洗為羽出地示以姑洗為徵及分樂而序之乃奏姑洗以祀四望蓋圜丘方澤郊

之大者也四望郊之細者也施之郊祀所以考神行之
饗食所以納賓姑洗之用如此而已梁武帝曰姑宮音
土也洗羽音水也三月辰土也而為水墓故有水土之
音土養萬物須水為潤然後得以姑洗為名是不知姑
洗為羽為徵之意也

仲呂

仲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

七十四圍九分積實五百九十九分二釐

萬物已盛於巳而仲吕巳之氣也葢巳則正陽而無陰故一自西北轉抵正南則屈而已焉陽已而陰萌則萬物盡旅而西行故謂之仲吕方是時陽出在外而盛大陰入在中而微小又謂之中吕小吕國語曰三間仲吕宣中氣是也劉歆曰微陰始巳起也起未成著於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誤矣周官大司樂歌大吕以祀天神歌小吕以享先妣先妣於天神為小故也梁武帝曰

中宫音土也呂商音金也四月土氣方王巳金之本宫故有宫商二音不亦失乎

樂書卷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九十九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十二律

蕤賓　林鍾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鍾

蕤賓

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圍九分積實五百

六十八分八釐强三分益一再上上生大吕

萬物咢布於午而蕤賔午之氣也五月一陰息而為主乎内五陽消而為賔乎外蕤則下垂之貌也陽雖為賔陰必藏蕤而下之尊賔之意者也禮曰山川所以儐鬼神也山川之有儐猶賔主之有儐也周官大司樂乃奏蕤賔以祭山川豈儐鬼神之意歟國語曰蕤賔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豈賔主有獻酬交酢之禮而神人亦如之歟司馬遷謂陰氣幼少故曰蕤陽不用事故曰

賔是也劉歆曰蕤繼也賔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萬物也或曰蕤㽗也賔謹也梁武帝曰蕤徵音火也賔角音木也火木俱極故有徵角二音並失之矣

林鍾

林鍾長六寸圍九分積實五百四十分三分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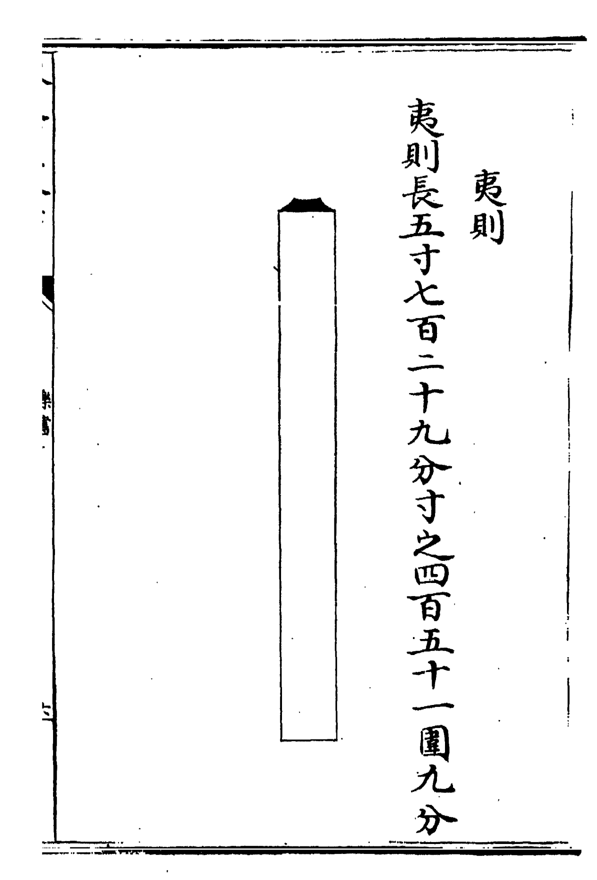
上生太蔟

黄鍾始陽林鍾始隂萬物蔆脨於未而林鍾未之氣也以數則陽寡陰衆以氣則陽散陰聚傳曰林衆也鍾聚也豈主二陰長言之歟今夫五事以思爲主五行以土爲主土行雖分旺四季其正位實在於未又有君之道焉故劉歆曰林君也詩云有壬有林卿大夫謂之任君謂之林義本諸此國語曰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豈以中和之聲有盡於是歟又謂之凾鍾

者以未爲地統有含洪之義也故周禮凡樂函鍾爲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地示可得而禮矣司馬遷曰萬物就死氣林林然梁武帝曰林徵音陽也鍾羽音陰也豈其然乎

夷則

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圍九分



積實五百五分七釐三分分益一上生夾鍾

陽生乎子至寅則人始見焉陰生乎午至申則人始見焉萬物申見於申而夷則申之氣也陰至於此則申陽所為述陰事以成之而已盖七月則三陰用事厥民夷之時也方厥民夷之時萬物莫不華而實之雖未及中亦各有儀則矣國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傳謂萬物將成平均皆有法則亦本諸此劉歆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或曰申神也申身

也梁武帝曰夷羽音水也則角音木也俱失之矣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吕以享先妣盖夷則之律其聲則陽其時則陰方是時陰生於内而陽盛於外雖謂之陽聲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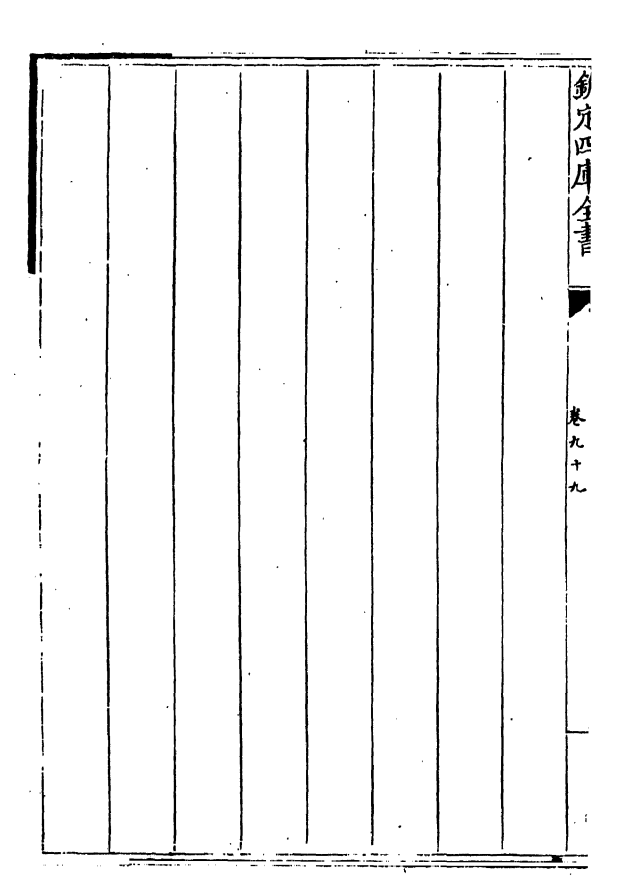
南呂

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圍九分積實四百八十分

三分益一上生姑洗

日一北而萬物生日一南而萬物死故書於仲夏謂之南訛也蓋萬物以陽生以陰死陰生乎午則日遡乎南八月則萬物留熟於酉而南呂酉之氣也方是時日遡乎南故以南言之非謂南之為言任也配律之陽故以呂言之非謂呂之為言旅也國語曰五間南呂贊陽秀也斯之謂歟劉歆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司馬遷言陽氣之旅入藏也或謂時物皆秀有懐任之象或謂

陽氣尚生任生薺麥皆生南呂之意也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姑洗陽聲以南呂之音爲之合所以祀四望者取易四陰長於觀之義也梁武帝謂南徵音火也呂商音金也其說雖不主配律爲呂之說亦在所可取矣南呂亦謂之南事中呂亦謂之小呂者南事則陰之所成者事故也小呂則陰之所萌者小故也



無射

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二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圍九分積實四百四十九分四釐三分益一上生仲呂

六律始於黄鍾終於無射六間始於大吕終於應鍾蓋萬物畢入於戌而無射建戌之氣也其時則陰其聲則陽在卦爲剥陰窮乎上陽反乎下終而復始之時也然陰用事物之所厭也與陽用事異乎此五陰已窮一陽將復其律所以謂之無射也今夫陰爲威陽爲德威則人畏而厭之德則人愛而樂之故國語只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大司樂乃奏無射以享

先祖豈非祖有德天下皆愛而樂之故耶劉歆言陽氣究物使陰氣畢剥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為得之矣或謂射者餘也言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或謂射者出也言陰氣上升萬物隨陽而藏無復出也或謂射者終也言物隨陽終當復隨陰起無有終也或謂無角音木也射商音金也九月潤澤已竭能通射萬物故以射為名不亦失乎

應鍾

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圍九分積實四百二十

六分三分寸之二三分益一上生蕤賓

萬物之理凡屬乎陽者唱凡屬乎陰者應故鼓有應鼓鍾有應鍾皆主乎陰也十月純陰用事坤上六之時也方是時萬物以陰藏歸根復命而該閡於亥矣應鍾建亥之氣也傳曰歲功皆成應和陽功而收聚之爲竟其義矣大司樂乃歌應鍾以祭地示又言應鍾爲羽以禮人鬼地示則至陰之神而人鬼則樂能居之以從地而已聲氣各以類致故也司馬遷曰陽氣之應不用事也

梁武帝曰應角音木也鍾羽音水也木長生於亥故言角十月是水故言羽皆傅會之說也

樂書卷九十九